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

冯梦龙 著

東周列國志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历史运程，人事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付天意的明证。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

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为世为人的标准。

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入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

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 ● 冯梦龙 著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轴，

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

根本的依归，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酬发，天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自春秋至战国，英雄辈出，

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

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入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主侯和忠贞，

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東周列國志

插图足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 蔡元放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5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

ISBN 7-5387-1411-1

I. 东… II. 冯…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144 号

东周列国志(插图足本)

作 者:(明)冯梦龙 蔡元放

责任编辑:张秀枫

装帧设计:郭 炜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茂名市计星路 60 号 邮编:525000)

邮购地址:广州市东华南路 118 号 B201 室 邮编:510100

联系人:王 雯 邹亚洲 联系电话:020-83860700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98 千字

印 张:23.25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411-1/I·1371

定 价:38.00 元(软精装)

目

录

导 读	(1)
第 一 回 周宣王童谣发令 杜大夫厉鬼报冤	(3)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8)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1)
第 五 回 寃虢公周郑交质 卫石厚州吁弑君	(26)
第 六 回 卫石碇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2)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39)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5)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50)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4)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9)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行逆	(66)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72)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7)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4)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9)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94)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1)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07)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14)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1)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30)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36)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43)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51)
第二十六回	歌虞虢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58)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65)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71)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76)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83)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喂君	(189)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95)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02)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08)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15)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21)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28)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35)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42)
第四十回	先轸谏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49)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56)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63)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铤城说秦	(269)
第四十四回	叔詹掘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7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8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逆理篡位 秦穆公济河焚舟	(290)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96)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治秦	(303)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11)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17)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325)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鼃搆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332)

第五十三回	庄王仗义讨征舒 郑伯牵羊逆楚军	(339)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45)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52)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59)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圉下宫程婴匿孤	(365)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犇养叔献艺	(372)
第五十九回	寃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79)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勇	(386)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393)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00)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0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41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421)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鮀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27)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34)
第六十八回	贺贺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41)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齐晏子巧辨服荆蛮	(447)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昭公寻盟	(456)
第七十一回	要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63)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72)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79)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88)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95)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503)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510)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墮三都闻人伏法	(518)
第七十九回	饋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26)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535)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42)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歆 纳蒯瞶子路结纓	(550)
第八十三回	诛宰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59)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68)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饷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75)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骆忌鼓琴取相	(582)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絳鬼谷孙臆下山	(589)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597)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604)
第九十回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612)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哈盈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619)
第九十二回	蹇举鼎秦武王绝脰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627)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33)
第九十四回	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39)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47)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652)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祿廷辱魏使	(660)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67)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舍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75)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683)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68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煊斩剧辛	(695)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702)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709)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715)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721)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727)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與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733)

导 读

张新海

《东周列国志》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写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

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周幽王，他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国王。西周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王室内部的矛盾也扩大了，周幽王终于被申侯和犬戎的联合军队攻入王宫后杀死，周王朝鼎盛时代就此结束，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西周。幽王的儿子平王继位后，将王都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称做东周的开始。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衰落，各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东周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先秦时代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自此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诸侯国大国争霸的局面，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春秋五霸”。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像管仲、子产、曹刿、孙武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生了“越濮之战”这样以弱胜强著名的古代战例，也出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诸侯国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是在春秋末期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

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奸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春秋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大国争霸的形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后又形成了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剧烈的统一战争自此开始。频繁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入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武子胥等段落之中。人生立志，应该放眼至高至远之处，当以造福苍生、泽及万世为念，这样的榜样有孔子、管仲、子产。他们的思想以仁爱为根本，他们拥有安定天下、惠及万民的志向，对真理永无止境地追求，引导君王走向内圣外王的正途，施行的政令，富民强国，成为后世政治参照的法则。列国之中，上自君王，下自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王，为守机密，自刎而死。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叹敬慕。

与这些正面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第一回

周宣王童谣发令

杜大夫厉鬼报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得不到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鹿何须寻剑铎？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遣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桑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

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太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犬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官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官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官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今陕西汉中地区）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廷，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祚祥，王何不请其齎而藏之？’齎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齎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椽，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

元鼋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鼋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渚。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螭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渚，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壓孤箕箒！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壓孤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磨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妇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有时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

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襄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廷。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言，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累弧箕箒’之谶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拍案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濯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

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马，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尽夸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

宣王心中大喜，曰：“日已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著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辂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上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维。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谄谀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